



上图左：青年时的杨志军在拍摄采访。

上图右：杨志军在昆仑山口。

## 理想与精神

《新民周刊》：后来你写了《藏獒》三部曲，因为成为畅销书而成为你之前最受关注的作品，写藏獒其实不仅仅是写动物，更多的是为了反映人性？

杨志军：那时候，我是有感于当时社会上“狼文化”盛行，利益纷争的时代，如果作家还要去推崇弱肉强食的价值观，那文学就失去意义了。文学本来应该推崇真善美的，不是说利益纷争的年代，文学就该推崇弱肉强食，恰恰相反，文学要看到利益纷争的背后，人性的

堕落。所以我觉得文学的责任是提醒人们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应该把道德标准提高。现在大家都在拼命为自己、为自己的集团争夺利益，这时候，更需要道德的考量。人，不能迷失方向！

所以那时候我写《藏獒》，就是想通过《藏獒》，来弘扬一种被人们遗忘、丢失的道德价值。人性本身并非本善，也非本恶。你要挖掘它的恶，恶就出来了，挖掘它的善，善就出来了。我们只要向善的方向去努力，人性就是善的，如果你认为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去往那个方向发展、努力，你的人性就是恶的。基于这种想法，我就写《藏

獒》。

后来我又写了《伏藏》。写这本书，我的一个重要观念是：人最根本的是信仰，而信仰的起点和终极目标，就是一个字：爱。在《伏藏》中，我以仓央嘉措的情歌为线索，也是延续《藏獒》的思考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谈到这本刚刚获得茅奖的《雪山大地》，写这本书是为了纪念你的父辈，也是在歌颂一种人的高贵的精神，是这样的吗？